瓶盖

By 酒猹
拧不开瓶盖的时候，我会先怀疑生产线，再怀疑自己的手，最后把瓶子递给旁边的人。最难接受的情况，是对方轻轻一转便开，表情平静，完全没给我留下合理解释的空间。我只好说刚才已经拧松了，他通常也很配合，点头承认上一道工序的重要性，让整个合作保持基本体面。有回我们几个人轮流尝试，谁也没打开。瓶子在桌边传了一圈，像一份没有人愿意签字的文件，最终到了老师手里。老师看了看，先确认是不是需要按压再旋转。我这才注意上面确实有字，只是自己从来没有把开瓶理解成一道阅读题。方法对了，盖子很快打开。大家都有点安静，随后一起笑。里面只是普通的东西，不值得刚才那么郑重，但困难一旦出现，人就容易把它当成自己的能力测验，忽略容器本身究竟想怎样被使用。现在我遇到打不开，会先看说明，擦干手，再考虑工具或求助。并没有从此百战百胜，只是少一些没有必要的角力。偶尔别人把瓶子递过来，我也不会立刻摆出证明实力的神情，而是先看看盖子上有没有那些我们上次集体漏读的小字。

By 霁声晚
瓶盖掉到桌底，我弯腰找的时候朋友仍在讲话。她说最近总觉得时间不够，做完一件，下一件已经在等。我应着，手摸到椅脚、旧纸和一截不知哪里掉下来的线，始终没找到那只盖。她讲了一会儿停住，问你到底在找什么，我说瓶盖，她便也低下头。两个人忽然离得很近，隔着桌腿，看见对方很不适合认真谈心的姿势。她先笑，我也忍不住。刚才那些沉重的话并没有消失，只是暂时被一只很普通的塑料盖打断，让我们能够喘一口不那么费力的气。最后在她鞋边找到。她捡起，擦干净递给我，说原来一直在我这里。我接过，拧回去，又觉得自己刚才忙了那么久，竟只是让这只瓶重新变得完整。我们坐正，话题没有马上回去。她喝水，我看窗外，过一会儿才问，最急的那件是什么。她想了想，这回讲得具体一些，我也比较知道从哪里回应，不必一口气处理她说的整个最近。后来离开，她已经笑着说别再掉盖子。我把水瓶装进包，检查一次，向她挥手。走到门外，忽然意识到，刚才两个人蹲着找东西的那几分钟，可能比我急着说出的任何一句安慰，都更早让她放松下来。那只瓶盖不知道这些，只在包里老老实实地拧着，没有再掉。

By Fallon
父亲喝完水，常常把瓶盖拧得很紧。我小时候接过去要喝，总得再递回来，嫌他为什么每次都这样。他说怕漏，我说放在桌上又不会倒。两个人讲过许多遍，没有谁因此彻底改变习惯。后来出门，我把没拧好的水瓶塞进包，笔记本湿了半边，回家晾开，才不太愿意再提这场争论。父亲看见，帮我垫纸，没有借机说早告诉过你。我等了一会儿，觉得他大概还是会讲，最后他只是问哪几页需要重抄。我说中间那部分，他便把台灯挪近，让我看得清楚一点。那次以后，我收水瓶会检查。但又不能拧得过紧，否则自己出门打不开，便落进另一个问题。慢慢找到合适的程度，不是靠记住谁说服了谁，只是用得多，逐渐知道怎样更方便。后来父亲有次让我帮忙开一只瓶，手有点滑，自己没有拧开。我接过，先擦干，再慢慢转。打开以后递回去，他道谢，我忽然想起许多年前那种不耐烦，却没有提。瓶盖放在桌边，他喝完，伸手拿起，这回没有立刻拧紧，而是先放到旁边，说等会儿还要喝。

By 茵长
我收集过一小盒不同颜色的瓶盖,不是为了做什么，只觉得排在一起很好看。红色最亮，蓝色有深有浅，白色则总带着一点洗不掉的印。每次得到新的，我都认真清洗、晾干，再摆进盒子里，像安排一群刚搬来的小住客。母亲问以后拿来干什么，我说还没想好，先留着。后来美术课需要材料，我把盒子带去。朋友看见，立刻想到可以做花，我们便挑颜色，排出大大小小的圆。原先舍不得动的收藏，一节课便散开，分到不同的纸面上。我起初有点不舍，尤其那只最喜欢的浅蓝，贴上以后就不能随手拿回来。但放远一点看，它在整幅画里很合适。旁边有人添了枝叶，还有同学坚持画一只歪蝴蝶，最后每个人的想法都挤进去，和我独自收在盒里时完全不同。作业展出一阵，取下来时边角有点翘，我们一起补。我按着浅蓝色那只，想起它最早装过什么，却已经记不清。作品后来由同伴带回去，盒子空了，我也没有重新填满。现在偶尔见到很特别的颜色，仍会多看一眼，但不一定带走。有些喜欢停在当时就很好，不必每次都先装进自己的小盒，才算认真看过。

By 青川渡鸦

有些瓶盖被我拧下来以后，会顺手放在离瓶子很远的地方。等真正需要盖回去，便开始找，桌边、纸下面、窗台上，全有可能。我原先觉得是小事，丢了再配一个，后来几只外形接近的放在一起，才发现并不是都能合适使用。看着差不多，实际旋不进去，或者合上仍不稳。于是尽量让盖子留在原瓶旁，尤其不同用途的容器，不随意混放。这并不需要太复杂的制度，只是开完别急着做别的，把它放到一个之后还能准确找到的位置。偶尔还是忘，便先确认，不拿拧得进去当成所有条件都已经满足。有次同学找盖子，我帮她在一叠纸下面发现，她很高兴，说幸好还在。我看着那只极普通的白盖，想到它单独放着时确实很容易被忽略，配回原处，却能恢复一个容器完整的用途。重要与否，有时不在外形多显眼，而在此刻缺不缺它。不过我也没有因此开始保存全部瓶盖。该处理的瓶子和盖子按当地要求分类，继续用的才配好收着。知道某样东西可能有用，与假设它必须一直留下，中间仍有一段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决定的距离。